



簾青集

陈从周 著

同  
济  
大  
学  
出  
版  
社

簾青集

陈从周 著

蘇步青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封面题字 苏步青  
责任编辑 张小岗  
封面设计 张小岗

**帘 青 集**  
陈 从 周

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四平路 123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625 字数: 246 千字

1987 年 5 月第 1 版 198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统一书号: 9335·002 定价: 1.75 元



作者近影

## 编者的话

《帘青集》是古建筑、园林专家，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继散文集《书带集》、《春苔集》面世之后，又为读者竭尽心力献出的一本散文作品集子。

作者以他通达世情的睿智，博识众艺的才学，或披文入情，探幽入微，入乎其内，徜徉在中国园林的境界中，体悟人生艺术化的意蕴；抑或是出乎其外，驰笔于日常生活的经纬全程，纵横阐发人生的艺术真谛和哲理旨趣，虽文多涉猎园林、建筑、戏剧、绘画、文学、美学、哲学诸领域，都以人生艺术化的意趣贯注，每篇皆珠玑，形散而意联，酣畅表达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深层理解力，透视出作者潇洒而练达的学者品格。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陈从周教授的散文，文字婉约、清丽，宛若阶上春苔，隔帘花影，盎然春意，荡漾于字里行间，意境韵雅，令人把读难释。

AA065/06

## 以书代序

从周教授吾兄：

惠书寄大著《帘青集》手稿及前后两札，皆已拜收，属为新集撰序，愧不敢当，自当勉力从命。兄文章如晚明小品，清丽有深味，不可草草读过；又如诗词，文中皆诗情画意也，更不可草草读过；又如听柳麻子说书，时作醒人醒世语，时作发噱语，然皆伤心人，或深心人语也。以如此之文，欲弟速速作序，立等无误，难矣哉。《帘青集》名甚雅，一如以往《书带》《春苔》二集；文如其人，兄人未变，诗情未变，画意未变，深情未变，真实真语未变，好古敏求未变，古道热肠未变……如此种种，或亦不能离题太远乎。弟忙甚，然每至夜深更静，一灯独对之时，明月低空，树影婆娑，则海内旧雨，想望中如对杯酌，如聆清言，兄尤为座中佳士也。犹忆一九七六年，时“文革”初罢，海内故旧零落，甚或存亡莫卜，弟正以兄为念，而忽得兄书，喜极欲泣，知兄仍在也。口号一诗云：“思君万里转情亲，劫后沧桑剩几人；海上幸余陈夫子，书来赚我泪盈巾。”此实录也，不可不为兄言之。兄治建筑园林，治诗词，治书画，治昆曲，治考古文物，治种种杂学，皆能融会贯通，化而为一，所谓文武昆乱不挡，是为大家，是为人师，窃以为世之治学，有裨贩者，有读而不得者，有读而深得者，有百川汇海融而为一者，兄其后者乎？盖凡兄所著，皆

绝去倚傍，独抒性灵，其为人为我，无复可分，自成一家言矣。夫治学而至此，几人可到？或屈指可数也。而兄复虚怀若谷，时有所待，如此襟怀，难矣哉！

顷兄荣膺美国世界建筑大师贝聿铭之聘，出任其顾问，贝先生真是巨眼，其目力竟连地球之彼端，然则贝先生亦人杰也。前闻偕贝先生赴苏州顾曲，弟不觉心动耳痒，惜车尘机声，无复可及，然亦佳话矣。

偶一动笔，便不能自己，奈何奈何，草草不尽。即颂  
教安

弟冯其庸拜上一九八六年二月二日夜

敬献给

同济大学校庆八十周年

陈从周



# 目 录

以书代序.....	冯其庸
贫女巧梳头	
——谈中国园林.....	(1)
中国诗文与中国园林艺术.....	(5)
明清园林的社会背景与市民生活.....	(9)
郭庄桥畔立斜阳.....	(13)
历史文化名城.....	(15)
说“屏”.....	(18)
说“帘”.....	(20)
说“影”.....	(22)
水边思语.....	(24)
天工园.....	(26)
先绿后园	
——绿文化.....	(28)
与少年们谈园林.....	(30)
不到园林，怎知游客如许.....	(32)
钟情山水 知己泉石	
——漫谈风景名胜建设管理.....	(34)
水竹宜人.....	(39)
轻风柔波.....	(41)
蕉叶钟情.....	(43)
造风景还是煞风景.....	(45)
园林清议.....	(51)
曲水青溪 夕阳红半.....	(56)
鸟语花香.....	(58)

园林分南北 景物各千秋 .....	( 60 )
谈谈色彩 .....	( 62 )
“三好坞”谈往 .....	( 65 )
秋水 .....	( 67 )
淡妆西子	
——海盐南北湖 .....	( 69 )
春帆得意上高邮 .....	( 71 )
香港侧影之一 .....	( 73 )
香港侧影之二 .....	( 76 )
香港侧影之三 .....	( 78 )
香港侧影之四 .....	( 80 )
香港侧影之五 .....	( 83 )
说绍兴 .....	( 85 )
厦门第一泉	
——游上理水库 .....	( 89 )
东游鸿爪 .....	( 91 )
定亭记 .....	( 95 )
重建阳谷狮子楼记 .....	( 96 )
铭语小记 .....	( 97 )
陈墓砖瓦馆 .....	(101)
梅亭话旧 .....	(103)
不要忘了这颗明珠 .....	(105)
说桥梁 .....	(107)
贝聿铭和贝寿同 .....	(110)
周叔弢与扬州小盘谷 .....	(112)
瘦影	
——怀梁思成先生 .....	(114)

老师与笔砚 .....	(118)
“香”思 .....	(120)
我的第一本书	
——《苏州园林》 .....	(122)
丰实在望 .....	(124)
也说师道 .....	(126)
书边人语 .....	(128)
读书忆旧 .....	(136)
杂书要有目的地读 .....	(139)
《理想 生活 学习》读后 .....	(141)
写给同济大学函授同学 .....	(143)
课余沉思 .....	(146)
乐莫乐新相识 .....	(148)
春兰乍放话昆曲 .....	(150)
外国人看昆剧 .....	(152)
大学生看昆剧 .....	(154)
昆剧与建筑园林 .....	(156)
山谷清音	
——梁谷音的曲 .....	(158)
希望昆剧去海盐 .....	(160)
贝聿铭苏州听曲 .....	(161)
清丑 .....	(163)
《吴之翰诗词集》跋 .....	(165)
《朱蠖公(启铃)先生九十寿言集》序 .....	(166)
《旧藏饼饵干鲜果品货单》序 .....	(167)
《中国古典名园》序 .....	(182)
《徐志摩全集》序 .....	(183)

徐志摩白话词手稿 .....	(185)
徐志摩日记的发现 .....	(192)
读《林徽因诗集》 .....	(196)
俞陛云《蜀辘诗记》序 .....	(199)
《朱屺瞻年谱》序 .....	(200)
《艺坛侧影》序 .....	(202)
园林春色如许	
——《中国园林艺术概观》序 .....	(204)
《中国古代苑囿》序 .....	(206)
读《红楼识小录》 .....	(207)
《红楼梦风俗谈》序 .....	(209)
《园林揽胜》序 .....	(211)
《旧城新录》序 .....	(212)
《建筑艺术文化经纬录》序 .....	(214)
《园林美学》序 .....	(216)
《杭州园林》序 .....	(218)
《昆山亭林公园导游》序 .....	(220)
影印明《鲁般营造正式》序 .....	(221)
《花鸟鱼虫》序 .....	(222)
向晚的五月天 .....	(224)
鬓影衣香 .....	(226)
说茶 .....	(228)
说兰 .....	(230)
不毛之地 .....	(232)
艺菊歌 .....	(234)
阿Q的帽子 .....	(236)
花边人语 .....	(238)

迎春寄语 .....	(240)
佳节又而今 .....	(241)
国民党党歌的作者 .....	(243)
“有路”和“有数” .....	(245)
“请示”与“研究” .....	(247)
说“鬼” .....	(249)
踢足球 .....	(251)
阿Q同乡 .....	(253)
怕君着眼未分明 .....	(255)
必也正名乎 .....	(257)
废话也许有益 .....	(259)
老年人要“老实” .....	(261)
校书扫落叶 无错不成书 .....	(263)
文章写给外行看 .....	(265)
新岁说戏 .....	(267)
从大饼油条说起 .....	(269)
行路难 .....	(271)
观事于微 .....	(273)
狮子吃垃圾 .....	(274)
闲话“请客” .....	(276)
“O”字的妙用 .....	(278)
余卖柴 .....	(279)
闲话《朝花》 .....	(281)
编辑的甘苦 .....	(283)
博大精深	
——送张大千画 .....	(285)
作者后记 .....	(287)

## 贫女巧梳头

### ——谈中国园林

近几年来世界上掀起了中国园林热，从一九七八年冬，我去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筹建“明轩”开始，海外不断地出现了中国园林，这说明了世界上的人对中国文化的爱好，这是值得欣慰的事。但是中国园林在现今时代抱什么态度来对待呢？有的是全部照搬的古典主义者，也有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者。继承也好革新也好，看来都不够全面的。我认为继承与革新两者并不矛盾，没有继承，何言革新，述古可以为今，继往可以开来，盲目的搬移，彻底的否定，也并不是发展的道路。那么中国园林有些什么可继承呢？

一种文化的形成，并不是无本之木，园林应该属于文化范畴，非土木绿化之事，它属于上层建筑，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由此而产生了园林创作。

中国园林首重意境，即所谓诗情画意，这种诗情画意，与中国的哲学美学文学思想是分不开的，亦就是说园林的设计者有这种思想感情，才能创造出他理想的园林，思想感情变了，爱好有了差异，当然园林产生意境也自然不同了。中国园林的那种闲适幽雅，并寓之以德的（就是以园林怡情养性，进行品德教育）超世脱俗的情调，也许可说是主导思想

吧！因为要表达这种境界，当然要用许多手法，唐代的白居易在庐山之麓建草堂，以山为借景，尽收眼底，这种巧妙的手法，到明末计成将其总结了出来，可见古人一直沿用的了。这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将永远为人们所应用。“风水学”中的“靠山”、“照山”，亦是借景之别称而已。它不仅在造园与造景上已成为准则，而且在城市规划与居住区设计中也不能忽视。由借景而产生的选址问题、布局问题，都是分不开的，所谓大处着眼、全局观点、因地制宜，运用得好，气势神韵皆出，帝王之都，名园之基，无不首先重视借景。

叠山理水，在中国园林其理本与画理相通，就是将自然景物加以概括提炼，做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我曾说过“水随山转，山因水清”、“溪水因山成曲折，山蹊（路）随地作低平”，这就是山水的关系，这种原则不论中西与古今，我想总不会变的吧？建筑物在中国园林中，是占主要地位，这是肯定的，但从园林史来看，我认为它的发展是由少到多，清代的园林建筑比重肯定比元明多，而且运用得更巧妙，空间分隔更灵活，这与造园的速度有关，计成在《园冶》中早说过，“雕栋飞楹构易，荫槐挺玉成难”。建造房屋快，树木成长慢，为了追求园林早日竣工，在求得较为好的地形与借景有利的条件下，基地上如有若干大树古木，于是以大量建筑物安排组合其间，名园指日可成矣。苏州留园，在盛氏购入后，便添加了大量建筑物。北京的皇家园林也是越到后期加添的建筑越多。景点的增多，差不多皆与建筑分不开。建筑物在园林中占如此主导地位，在今日造园时还可有所借鉴，它不但在造园上起艺术作用，而且在快速造园这一方面也见显著效果。当然道理是一个，而形式表现亦因地因时而异。我们

师其理，而不是用现代建筑材料仿木结构造亭台楼阁。中国园林是悟其理，传其神，生搬硬套，非度人以巧也。因此造园是有法而无式。不明其因焉得其果？

我认为中国园林在世界上来说，它是一门综合性艺术，又是综合性科学，其涉及知识面之广，变化之多，不难理解。如果说不先从园林理论与园林史入手，进行一些研究，要创作园林，或是另开一条新的造园道路，恐怕有所困难，要走许多弯路。目前出现了许多园林小品书，无异于熟食店的冷盆，是做不出整桌名菜的。“宜亭斯亭，宜榭斯榭”，重在宜字，宜就是建造的根据，“体宜”就是造园要得体，得体就是恰到好处，但是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容易的事，如果没有理论根据，如何下笔？“胸有成竹”方可信手拈来。东施效颦，已为共见。不经过一番理论的研究与分析，要谈继承与革新有若缘木求鱼，于事是无补的。

中国造园有其普通的手法，如对比、节奏等等，但是我们要探讨的是它在中国园林中的特殊表现，亦就是同中求不同。我说过“园必隔，水必曲”，这在中国园林中最为常见，然而西方园林用树丛，用流水也可以成隔与曲。但表现的境界却有所不同。中国园林的建筑与假山水池却是突出手法，“建筑看顶，假山看脚”，在仰观与俯视上皆起很大效果，如果改用平顶那就感到缺少什么似的，视线只可以平视为主，然而对这类的问题，看法又不一致，尤其今日坡顶的建筑日趋减少，象这种情况，又怎样对待呢？中国的园林，尤其私家园林，范围又那么小，小中见大，含蓄不尽，如果将它放大了，意境随之变更，木结构的亭榭，放大了又不顺眼，苏州拙政园东部那座巨亭就是失败的例子。近年来亦知道大园林不分区不成，亦就是用大园包小园的手法，化整为



零，分中有合。这种手法在新园林中正在尝试中。我在《说园》中总结出了“动观”与“静观”的理论，这原是古代哲学思想在造园中的体现，我深信不论中西园林，都不自觉地在运用着，至于运用得好与坏，那要看设计者的水平了，但是对“动”与“静”，却不能等闲视之，游有“动”“静”，景也有“动”“静”，情也有“动”“静”，“为情而造文”是文学的高作品，同样造园其理一也，故云“情景交融”，世界上哪一个人是没有情的？而情的在造园中应用，则应该说是列于首要地位，在继承和革新的造园事业中，这一点是无法否定的。

近来有许多人错误地理解园林的诗情画意，认为这并不是设计者的构思，而是建造完毕后加上一些古人的题辞、书画，就有诗情画意了，那真是贻笑大方了。设计者对中国传统国画、诗文一无知晓，如何能有一点雅味呢？有一点传统味呢？各尽所能，忽视理论，往往形成了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大杂烩园林。我并不是一个泥古不化的人，如果运用中国造园原理，能出新意，亦是有源之水，因此在现在看来，今后的造园创作，对于中国园林理论与历史的研究，是有助于园林创作事业的。提出这样的观点与大家商量，似乎比较近情理吧。中国的造园理论与手法，有许多与国外相通，尤其是日本园林，但是由于民族的差异，文化社会地理等条件的不同，遂各成体系，在运用上，也应该作一番分析，有可移用，有不能移用。功能、形式的产生不是凭空而来的。我们的思想头脑要清晰些。佳者收之，俗者摒之，则万物皆为我所用了。苏东坡有两句诗：“贫家净扫地，贫女巧梳头”，对我们园林工作者来说，实在太用得到了，能懂得这诗中的命意，在“巧”字上多下功夫，我相信在造园这门学科中，必大大地向前一步了。